

SHI
JIE
FENG
HUA
WEN
XUE
MING
ZHU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

风化文学系列译丛

妓 女

下

帕纳斯·米尔内【乌克兰】 著

王 平 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帕纳斯·米尔内「乌克兰」著
王平译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妓女（下）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“到哪儿去拿伏特加？”娜塔莉娅·尼科拉耶夫娜问，“你又不是不清楚，家里没有酒，而派人去买……我能让谁去呀？”

“让谁去？不可以叫佩多里娅去吗？”

“她已经让我吃尽了苦头：你说一句，她有十句在等着！”

“好，叫她去死吧！佩多里娅！”神父坐到沙发上怒吼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头发散乱，睡眼迷糊的佩多里娅踉踉跄跄走进屋来。

“你是我的佣人吗？”神父问道。

佩多里娅默不作声，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。

“你是佣人吗？！我在问你！”他又吼叫起来。

“您倒说呀，想怎么样？”佩多里娅用手梳理着头发问。

“你给我听着，要是你敢不听太太的话，我就……”他皱着眉头讷讷起来。

“是不是要去买酒？”佩多里娅打着呵欠问道。

“噢，你这个巫婆，真能猜！”尼古拉神父轻轻一笑，“你说说，你怎么可以猜到呢？”

“那个犹太老板说，一手拿钱，一手取货！”佩多里娅毫不客气地说。

“让他见鬼去吧！犹太人没良心……我不是问你这个。我是问你怎么猜到我要买伏特加？”

“我怎么猜到的？你有客人，或许他们当中有人想喝杯。”

“你不想吗？”

佩多里娅揉了一下鼻子，得意地笑了。

“您给我就喝。”

“好”！尼古拉神父夸奖道。“给你钱……”他把手伸到衣袋里取钱，硬币叮当作响，“这是半个卢布。听见没有？一共五十戈比……你叫犹太掌柜给打一升酒，要好的！劣等货不要。你先尝尝……不过，不许对着我们瓶子喝，——你的嘴太臭！用犹太人的酒盅……只能喝一盅。听见没有，只能尝一盅！”

他把钱交给佩多里娅，一直把她送到门口。

“我们家总是这样，”这时神父妻子对多夫勃尼亚发着牢骚，“您亲眼看见了，他不但不教训她，还跟她开玩笑。他把她宠坏了！如此下去，她还能听我的话吗？”

“让她听你的支配，她需要会分身术。”尼古拉神父反驳，“你一下子让她做的不是一件事，而是二十件：佩多里娅，把那个给我，把这个拿走！快把那个拿来，别拉下这个！不，无论如何你不是个好的家庭主妇！”

“啊，那你倒是个优秀的一家之长？你东奔西走，吃百家饭。”娜塔莉娅·尼科拉耶夫娜揶揄道。

“亲爱的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。”神父回答，“我们串来串去，就能填饱肚子，而你只好在家里坐着饿死。”

“有你这样的丈夫，还不得饿死！”神父妻子怒不可遏地说。

尼古拉神父面色严肃地瞥了她一眼，但又把手一舞，笑起来。



“老兄，你别听她胡说八道。”他对多夫勃尼亚说，“女人们连鬼都斗不过！”他对他耳语，可大家听得一清二楚。

娜塔莉娅·尼科拉耶夫娜向丈夫投去了恶狠狠、鄙视的目光。她牙齿紧咬，丰满的面颊上显而易见地露出颌骨的轮廓，看上去她正准备咬人。她放下双手，怒气冲冲地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来。艳红的脸上笼上了一层阴影，紧皱着双眉。她一声不响，仿佛连呼吸也停止了。尼古拉神父看了她一眼，迅速坐到沙发上，用手搓着膝盖，莫名其妙地吃吃笑着。

“像个傻瓜！”神父妻子从牙缝里迸出了一句话。

“您生气了吗？”普罗增科走到她跟前问道。

她的眼睛闪出了泪光，但却没有回答。下嘴唇轻轻颤抖着。多夫勃尼亚脸色阴沉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而神父一直搓膝盖，低声地吃吃笑着。屋内一片令人尴尬的寂静——一种不祥的预感蔓延开来。

若不是佩多里娅，或许真会爆发一场争吵。她披着小皮袄，头巾把脑袋捂得非常结实，只露出一双眼睛和发青的鼻子，踉踉跄跄地走进屋，肥大的皮靴踩得地板咚咚直响。她走到桌子跟前，从衣裙下面取出一瓶伏特加，摇了摇，对着光亮看了一眼，称赞道：

“上等货！”

普罗增科笑了起来。

“你们笑什么？”佩多里娅不清楚谁在笑，问神父道。

“你真行，不错！”神父笑着回答，“赶快给我们拿酒杯，端下酒菜。”

佩多里娅咳嗽一声，揉了揉鼻子，无声地走出去。不一会儿，她一手端着酒杯，一手端着一个盛有炸鱼、面包和酸黄瓜的盘子走进来。

尼古拉神父从沙发上跳起来，但看见妻子的怒火中烧的样子，又坐下来，扫了大家一眼，嘻嘻笑了一声，又搓起膝盖。

“皮斯季娜·伊万诺夫娜的身体怎么样？”娜塔莉娅·尼科拉耶夫娜问普罗增科，“我一直想去看望她，可总未能如愿！”

“这是因为您做准备的时间过长。”

她想开口说话，却被尼古拉神父打断：

“娜塔莎，你是不是该请我们喝酒了？”

要是您不亲自斟酒，我一滴都不喝！”多夫勃尼亚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问道。

“女人的手轻柔……端来的酒杯也是飘飘乎乎的，不像是一块木头桩子。”多夫勃尼亚风趣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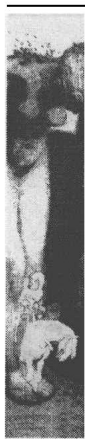
“喂，我的手可重了……您还不明白呢！”神父妻子把手攥成拳头，举了起来。小拳头在亮光下像一只红红的小苹果。

“您的手重？就这只手！”多夫勃尼亚嚷了起来。他望着她的小拳头，就像猫盯着耗子，“哎，把手张开，我来看看。”他走到神父妻子跟前说。

“您能看出什么来？莫非您懂手相？”

“我是巫师。”

神父妻子松开了拳头，把手伸向多夫勃尼亚。他轻轻握住她的手指，俯身认认真真察看手掌上一道道



细细的手纹。

“我能活很长时间吗？”神父妻子问道，她的眼睛闪着光彩。

可以活一百岁！”多夫勃尼亚把自己粗糙的手压在她的手掌上嚷道。过了片刻，他又把自己的耳朵贴到她的手上。“使劲贴！”他说道。

“您可真像一个巫师！”她尖声嗓子地说，“您听到了什么？”

多夫勃尼亚没有言语，他在听着。然后，他抬起头，又把自己的手压在神父妻子的手掌上，盯着她的眼睛，轻轻一笑。血液在她那柔嫩纤细的手上流动，轻轻抚摸他那粗硬的大手，他听到她的血液突突跳动，好似一只小老鼠轻轻搔着他的手掌。

神父妻子不知何故快活地高声大笑起来。神父也高兴地跳起来喊道：

“请客！请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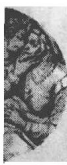
只有普罗增科面色阴沉地站在一旁，他一会儿凝神望着多夫勃尼亚，一会儿仔细观察神父妻子。他看见她的眼睛熠熠发光，苍白的面颊泛起了绯红……突然间，他的心酸楚地跳起来。

“巫师！巫师！”神父在屋子里跑起来，他十分高兴多夫勃尼亚使娜塔莉娅·尼科拉耶夫娜高兴起来，“得好好喝！真的，必须喝！”

“您究竟听到了什么？”娜塔莉娅·尼科拉耶夫娜问多夫勃尼亚，当他放下她的手时。

“把酒拿来！”多夫勃尼亚指着酒瓶道。

神父妻子马上抓起酒杯斟满酒，递给多夫勃尼亚。



“您喝一口！只喝一口！”他推开酒杯请求道。

神父妻子喝了半杯，又倒满了酒。多夫勃尼亚一口喝了下去。

“给所有的人倒酒！给所有的人！”神父拍着手掌大叫，“乌拉——拉！”^①

娜塔莉娅恶狠狠看了他一眼。

“格里戈里·佩特罗维奇，给您来一杯吗？”她瞄了普罗增科一眼问道。

“给每个人！所有的人！”多夫勃尼亚瓮声瓮气地说道。

“给我来一点。我不怎么会喝酒。”普罗增科推辞道。

“一定得听从巫师的吩咐！”神父妻子笑着回答。伏特加酒的酒意已经涌上了她的脸，在她的脑子里冲撞，她只觉得耳朵里响起一阵快乐的嗡嗡声。

“不要信以为真……”普罗增科接过酒杯，开口说了一句，又马上停止。

“您是说不能相信胡言乱语！”多夫勃尼亚打断了他的话。

普罗增科鄙夷地瞅了他一眼。

“您说起话来可真像个巫师。我甚至觉得害怕！”神父妻子说道。

这时，普罗增科喝了一口酒，皱了皱眉，把酒杯放到桌子上。

“不给我倒酒了？”尼古拉神父问道。

① 乌拉——表示高兴的欢呼声。



“你来凑什么热闹！在洗礼宴上还没喝好吗？”神父妻子冲着他喊道。

“您得给每个人斟酒！所有的人！”多夫勃尼亚用浑厚的低音叫着。

神父妻子给神父倒了一杯酒。他不仅喝得干干净净，还用嘴吻酒杯底。

“夫妻恩恩爱爱！和睦相处！”多夫勃尼亚喊道。

“您究竟在我手上听到了什么？”神父妻子追问道。

“您真的想听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如果我全部告诉你，您不生气吗？”

“不过，不许说谎！”

“为什么说谎呢？您仔细听着……”

大家凝神倾听。

“不，我现在还不可说，咱们再喝一杯吧！”多夫勃尼亚说道。

神父妻子眼睛里闪烁着火花，脸上闪耀着喜悦的光辉，只有眼睛下方露出黑晕。她连忙抓起酒杯、酒瓶，给多夫勃尼亚和丈夫倒酒。普罗增科不想喝，他望着在屋里踱来踱去的多夫勃尼亚：他脚步不稳，一绺头发盖住了眼睛，但他根本没察觉到。显然，他自己已经醉了。

“喂，不许生气！”多夫勃尼亚转身冲着神父妻子说。

“尼古拉！你不许说谎，就像在上帝面前忏悔一样……”他对神父耳语起来。

神父笑开了，而普罗增科感到胸口一阵发闷，



“哼，现在该唱赞美诗了！”他想到，把目光转到神父妻子身上。她全神贯注地盯着多夫勃尼亚，眼睛里闪着快活的火花。

“说实话，早就有了吧？”多夫勃尼亚高声嚷道。

“去你的，别瞎说！你别说了，咱们最好还是喝酒吧！”神父挥手回避。

“你想否认？我倒想让你高兴高兴！”

“要是早有了，将会怎么样呢？”神父妻子的眼睛如晨星一样明亮。

“将会有个儿子！”多夫勃尼亚冒昧地说道。

“太棒了！太棒了！”神父叫了起来，扑过去拥抱多夫勃尼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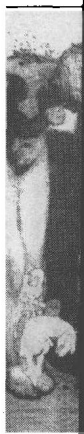
神父妻子面带羞涩地笑了，低下头，偷偷瞧了普罗增科一眼。他脸色阴沉，看着神父和多夫勃尼亚热烈亲吻。

“我们非常高兴，你怎么郁郁不乐？”娜塔莉娅·尼科拉耶夫娜跑到他跟前低声问。“你瞧，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啊！”她望着多夫勃尼亚大声说道，“无忧无虑，谈笑风生，幽默滑稽。你可比不上他。你怎么啦，把舌头咬掉了？”

普罗增科紧锁双眉。

“好了，别生闷气了！你真的不快活吗”她俯下身子对他耳语：“若多夫勃尼亚的猜测果然灵验的话，该会如何？”

普罗增科发觉她双手颤抖，眼睛发光，全身似火在燃烧，他觉得她想扑到他怀里，便急忙从她身边跑开，来到神父身边说道：



“您知道娜塔莉娅·尼科拉耶夫娜说些什么吗？”

“格里戈里·佩特罗维奇！”神父妻子跺着脚大喊，“我要生气了！真的，我可是要生气了！”

“娜塔莉娅·尼科拉耶夫娜说……”普罗增科说道。

神父妻子像一只小猫跳到他面前，用双手堵住他的嘴。纤细的手指死死压住他的嘴唇。

“娜塔莉娅·尼科拉耶夫娜说……每人还可以再喝一杯。”普罗增科透过她的手指嚷道。

“一点儿没错儿！完全正确！”多夫勃尼亚叫起来。

“该喝！该喝！”神父也叫着说。

“我也喝！我也喝！”普罗增科给自己倒了半杯酒。

多夫勃尼亚和神父也马上行动起来，每人干掉满满的一杯。

他们一个个心情舒畅，精神抖擞。屋里笑语不断。神父请求多夫勃尼亚领头唱赞美诗，而他却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，像大甲虫一样嗡嗡直叫。普罗增科醉得迷迷糊糊，坐在角落里，两眼闪着光芒。神父妻子在他们中间跑来跑去，不时地摸摸普罗增科的腰，捏捏他的胳膊。

“咱们来玩打鼻子！”她嚷了一声，跑去取纸牌。

她把牌发完，便喊道：

“出牌！”

“哎呀，我困得不行了！”神父喊了一声，便步履蹒跚地走向另一间屋子。

见到这个样子，客人们抓起了帽子。

“你们去哪？等他睡好了，你们再呆一会儿。”神父妻子恳求道。



“该走了！该走了！”

离开之前，多夫勃尼亚又喝了一杯，没有说再见就往厨房走去。

“别往那边走！我送您从这边出去。”神父妻子在他身后叫道。

多夫勃尼亚迷惑不解地瞄了她一眼，摆了摆手，把大衣披到肩上，走了出去。她带着普罗增科走另一个门。

“你今天怎么不快活呢？”她贴着他的身子问道。“我的宝贝！”热烈的亲吻声响起。“我真不幸，一辈子和不喜欢男人呆在一起！”她紧紧拥抱着他，发着牢骚，“你什么时候还来？快点来，否则，我会发疯的！”

普罗增科无语地挣脱了火热的拥抱。他自己也不清楚，为什么今天他讨厌她——讨厌那些摸摸捏捏的亲昵动作、缠绵的柔情，关于儿子的谈话——今天，他仿佛被人浇了一身凉水。为了忘记过去，为了心情愉快，他喝多了，可是，伏特加留给他的只是笼罩在脑海中的云雾。好比扎在脑子里的钉子，又像刺入胸膛的利剑，一个念头苦苦折磨他——赶快摆脱这恬不知耻的女人！跑到院子里，寒冷的风令他高兴，他快步向前走去。在院子当中，他撞到多夫勃尼亚身上。不知怎么了，他停在路中间呆立着。

“谁在这儿？”

“这是我呀！”多夫勃尼亚热情亲切的嚷道，普罗增科不得不对他发出嘘嘘声，示意他安静。“怎么找不到袖子。是不是让谁给撕掉了？”他一面费劲地往身上穿大衣，一面问道。

普罗增科笑起来，帮多夫勃尼亚穿上大衣，挽起他的胳膊走出院子。

已经是午夜了，没有星光，漆黑一片。天气寒冷，迷雾茫茫，安静极了，只有稀稀拉拉的路灯在黑暗中闪着朦胧的黄光，而灯光的四周是黑乎乎的深渊。

“咱们这是往哪儿走？”多夫勃尼亚停在街道中间问道。

“什么往哪走？回家呀！”普罗增科回答。

“为什么回家？我不想回去！”

“那去哪呀？”普罗增科问道。

“到林子里去找妖怪，也不回家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为什么？唉，老兄！”多夫勃尼亚倒在普罗增科身上，叹了一口气，“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我明白全都告诉你吧，全对你讲，你不是见过我房东家的女佣人玛丽娜吗？天知道怎么回事，老兄，我有一次喝醉了酒，和她鬼混在了一起，这个该死的姑娘！现在倒好，死活缠着我：要跟我结婚，要不就上吊投河。多么倒霉的事情！你知道她什么用意？我这个骗子，该用皮鞭抽，该受哥萨克的鞭刑！”多夫勃尼亚叫了起来，使劲跺脚，水洼里的水溅了他们一脸，“是哪个家伙把脏水泼到这里的？”他一边擦脸，一边问道。“老兄，不管怎么说，她长得很漂亮！”他对玛丽娜赞不绝口，普罗增科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这个多夫勃尼亚真让人不可理解！”他想到。“他究竟要干什么？一会儿对她赞不绝口，一会儿又责骂自己！”





他开始安慰他：“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！我那个傻姑娘痛哭流涕，老兄，我可怜那个姑娘，我要么和她结婚，要么跟她一块上吊自杀。只能如此！”多夫勃尼亚缓步跟在普罗增科后面，忏悔道。

“哼！”普罗增科非常惊诧，“结婚！她对你忠实吗？爱你吗？”

“谁知道她是否忠诚！老兄，女人在被人勾走之前是很老实的。”

“不，也不是每个女人都这样。”普罗增科反驳道。

“女人都这样！”多夫勃尼亚嚷了起来。“他们全都一样！本性这样……不过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怜这个姑娘，她会白白毁了自己的！人言可畏呀，这种事传扬出去，她还不得被活活折磨死！”

“你自己的事，自己做主吧。”普罗增科停下脚步回答。

他们正好走到了该道别的十字路口，普罗增科要往右边的街走，而多夫勃尼亚则径直向前穿过广场。

“你若处在我的地位，会怎么办呢？”多夫勃尼亚问道。

“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遇见这种事。”

“从来没有遇见过？注意，可千万别碰上。最令人痛苦的事莫过于举棋不定，迟疑不决……这里，”多夫勃尼亚用手指戳了一下前额，“是这样说的：什么良心，什么道德，见鬼去吧！现在的世道不就是你欺我我骗你，互相倾轧！？可我在这方面却是傻气十足！”他把手放到胸脯上，指着心口接着说道：“它在洒着同

情的泪水，悲痛欲绝！呸！”

普罗增科打了一个呵欠。

“你打呵欠了，困了？”

“该睡觉了。”

“好吧，咱们走。”

“该分手了。”普罗增科提醒道。

“哦，该分手了？好吧，再见！”多夫勃尼亚抬起腿就走。

“不，你等等！”他停下步喊道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老兄，神父和他妻子都是好人。她人品好，长得漂亮……你看对不对？”

多夫勃尼亚满口胡说八道，普罗增科只是吐了一口唾沫，没有答话，继续走路。

“你不说话？哼，馋猫偷吃了人家的肉，当然无话可说！”多夫勃尼亚喃喃自语，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广场上走着。一路上，他歪歪扭扭，摇摇晃晃，他总是看不见朦朦夜色下闪着白光的水洼，陷到水坑里去，每陷一回便破口大骂一通，拔出脚来又往前慢慢走去，不知往哪里走，不知奔向何处。

剩他一人之后，普罗增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。他曾担心多夫勃尼亚会要求去他家过夜……他喝得烂醉如泥的，还不得胡说一夜呀！若是谈有趣的事还行，可他满口离不开那个下贱女人，岂不是无事生非，自寻烦恼。

普罗增科想起醉汉多夫勃尼亚的胡言乱语“最令人痛苦的事莫过于摇摆不定，犹豫不决。理智说：什

么良心，什么道德，见鬼去！而心里唱的是另一个调子，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呀！”普罗增科想道。他惊讶的不是多夫勃尼亚的所作所为，而是人世间居然会有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。在自己的生活中，他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：生活就像展翅飞翔的天使一般，载着他飞向幸福，飞向成功。只有一次，生活在他面前展示出狰狞的面孔，将他投进无底的深渊，然而，他并没有沉入黑暗的底层，瞬间他就回到了清澈平静的水面，带着他奔向幸福的彼岸，留给他的只是痛苦的回忆。青年时代的一失足铸成千古恨，这绝对不会重演！不会的，不会再重演了——他驱走了突然闯入的这一讨厌的思想……“生活是顺风的船帆。”他继续想道。“要索取生活给予的所有东西，世上虽无永恒的欢乐，但可以暂时占有它；对失去的机会不可怨天尤人，而对闯进你生活中的幸福却不能视而不见！”

漫无边际的黑暗，空寂无人的街道——这一切都不能影响普罗增科的沉思，与此相反，还有助于他深刻地思考。种种思绪如潮水般涌来，占据了整个身心，似乎用一层厚云裹住了他。在记忆中闪现出昨天和今天的夜晚。昨夜是快乐美好，与今夜真是无法相比啊！昨天夜晚，多夫勃尼亚的音乐温暖了他的心房，而今天晚上，神父的伏特加烘烤他的五脏六腑。昨天晚上，赫莉丝佳的美貌使他心乱神迷，而今天，神父妻子的纠缠让他厌恶。多夫勃尼亚虽然烂醉如泥，但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。他刚才说出了多么赤裸裸的真理啊！虽然，他那酒气熏天的嘴巴里道出了不登大雅之堂的言词，但并不让人吃惊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

真理自己就是赤裸裸的，露骨的……而神父妻子的卖弄风情、扭怩作态是多么的恬不知耻啊！可赫莉丝佳是另一个样子：她胆怯、害羞。只有调皮的目光泄露了她心底的秘密……可她的心究竟在乞求着什么呢？

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已经到了家门，四面黑乎乎一片的，没有一丝光。“全都睡了。得敲敲厨房的窗户，才会有人来开门。”他这样想着。走进院子，绕过房子，走向厨房的窗户。

“马上就来，就来！”从厨房里传来了分辨不清的声音，他敲了敲窗户后。

“这是谁呢？是赫莉丝佳还是玛丽娅？希望不是玛丽娅。”

当他绕过厨房时，前室的门已经打开了，一个灰色的影子显现在黑漆漆的门缝之间。

他眨眨眼睛仔细望去。

“您站在那干吗？快点进来呀！”赫莉丝佳的声音传过来了。

他浑身颤抖起来。

“是你吗，赫丽斯季娜？我亲爱的小宝贝！你不怕劳神起来开门？”他低声说道，一把将姑娘搂在怀里，在她的面颊上来了一个火热的亲吻。

“上帝，您这是怎么啦？”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

他感觉到她一面轻声说着，一面紧紧地贴到他身上。他感到了她那撩人的呼吸，触到了她身上的温暖。

